

贵州文化遗产丛书之考古系列

天河上下

赤水河考古记

王红光◇主编

张改课◇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文化遗产丛书之考古系列

王红光◇主编

周必素 罗青松◇副主编

赤水河考古记
大河上下

张改课◇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河上下——赤水河考古记 / 张改课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21-10696-4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文物—考古—贵州省—青铜时代 IV.
①K8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4540号

大河上下 ——赤水河考古记

王红光 / 主编 周必素 罗青松 / 副主编
张改课 / 著

责任编辑 沈晓枫 潘 浩
装帧设计 陈红昌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
印 刷 四川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
印 张 8.25
字 数 140千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书 号 978-7-221-10696-4
定 价 27.00元

■序

将贵州考古的最新成果用普通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刊布，即用文学化的笔触来表述严谨的学术成果，从而令其在更大的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对贵州而言，这是一次尝试，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却是我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和推动的事。

用当下考古学界流行的说法，这属于“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的范畴，因而是一次公众考古学的尝试。在我看来，考古科普、考古学的大众化，都属于公众考古的一部分，都旨在满足公众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无法成为一门孤芳自赏的学问而必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考古人所面对的是一段用实物建构起来的漫长过去，它涉及古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有些幸存下来成为历史记忆，有些则不幸被遗忘而需重新发现与阐释。考古学对于人类记忆的修补，一如在浏览照片时被重新唤起的种种关乎孩提时代的回忆，甜蜜，忧伤，或者茫然失措。这样的体验，不应该只囿于考古者自己，而需放到更大的世界去，众乐乐。换言之，是让学术走下神圣的象牙塔，让普通大众能共享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反之，社会的广泛参与，一则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一则有利于强化学科存在的价值。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数年前便有了编纂一套“贵州文化遗产丛书”的想法，对贵州考古成果的普及做一点工作，并已着手布置，后因各种原因而搁浅。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遗产点和作者群的选择出现了一些偏差。我们组织了一批省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来对一个一个的遗产点进行深度解读，结果仅有少数作者按时完成了任务，但所提交的成果仍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究其原因，是现有的研究成果还很难达到对个别遗产点进行深度解读的目标。之后，我们针对贵州考古的具体实际，及时调整了方向，将写作的对象从点调整为面，作者则是长期坚持在田野一线的年轻的考古者，并将此作为锻炼业务人员、培养年轻干部的一项重要举措，强制性交由省考古所组织实施。

人类在贵州这块热土上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以黔西观音洞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此后历经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战国秦汉时代直至明清，均有大量的遗存保留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六十年来，一代代贵州考古人跋涉在山野之间、人迹罕至之处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面向黄土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我们积累了大批的考古材料，从而对贵州数十万年以来的历史形成了基于考古资料的一些新认识，一些成果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赫章可乐、威宁中水、遵义海龙囤先后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战国秦汉时代、魏晋至明等不同时段的考古资料的逐步丰富，使得完整勾勒彼时的文化谱系成为可能，这是一项基于文献的研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乌江、北盘江、清水江、锦江、赤水河诸流域文化发展的脉络已经逐步清晰；贵州自有人以来或明或暗的过往正在考古者不懈的努力中渐渐明朗。这些成果理应以各种形式尽

早刊布，成为我们对于那个遥远年代的共同记忆。

因此，我提出丛书的撰写必须紧紧把握贵州考古的特点，既有分时段却又连缀为一体来系统介绍贵州考古的书写，又有对贵州内外交流中长期扮演着文化大通道角色的诸流域的梳理，还需反映考古人在探索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从不同的侧面反映贵州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反映贵州文化遗产从业者的精神面貌。应该说，这批年轻的作者较好地贯彻了我最初的想法。初读这些作品，感觉虽然还稍显稚嫩，却不乏惊喜之处。这是贵州考古人的一次集中亮相，作者的平均年龄只有36岁。这也是对贵州考古的一次系统梳理，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不同的启发。

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成果应着眼未来，惠及当下，而将最新的发现与最新的认识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及时予以刊布，本身就是让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人人共享的一种有益尝试。但我希望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今后除“考古贵州”外，还能持续推出“珍藏贵州”“红色贵州”等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从博物馆的藏品中、从红色遗产中去解读贵州的过往。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坚持认为考古人与公众之间的沟通理应该常态化，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理应得到足够的尊重，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理应人人共享。

是为序。

王红光

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贵州省文物局局长

目 录

序：王红光 / 1

色彩斑斓 / 1

红色、白色和彩色 / 2

三省交界母亲河 / 5

古今名源赤水河 / 8

约会远古 / 11

岩灰洞和“桐梓人”的发现 / 13

马鞍山两侧的远古遗存 / 18

向着洞穴前进 / 22

揭秘渔溪洞 / 25

打游洞的再调查 / 29

逐水而居 / 31

富文小学和板桥遗址 / 33

黄金湾里有“黄金” / 38

三探官仓坝 / 42

揭开真实的官仓坝 / 46

发现方家坝 / 51

文化通道 / 55

- 仁怀合马，不远千里的汉代移民 / 58
- 习水土城，墓葬里的汉文化 / 62
- 习水河畔，三国蜀汉崖墓 / 66
- 赤水复兴，崖墓如家 / 69
- 赤水文华，武装部里的崖墓群 / 73

风云际会 / 75

- 兵发赤水定播州 / 76
- 袁氏家族在习水 / 80
- 以石为墓的时代 / 86

川盐黔酒 / 93

- 蜀盐走贵州 / 94
- 盐运古镇兴 / 99
- 酒冠黔人国 / 108
- 名扬四海茅酒香 / 113
- 国酒茅台美名传 / 116

结束语 / 119

参考文献 / 121

色彩斑斓

赤水河印象

这是一条承载历史的英雄之河
这是一条异香扑鼻的美酒之河
 她是红色的
 也是白色的
 更是彩色的
她从乌蒙山一路走来
 冲破重重叠嶂
 向着长江涌动而去
 在崇山峻岭中
她是连接黔蜀大地的纽带
 她，就是赤水河

红色、白色和彩色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啊，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引自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

这是一首广为传唱的经典红色歌曲。通过这首歌，赤水河之名远播海内外。说到赤水河，很多人很快就会想到两种鲜明的色彩。

第一种色彩是红色。这不仅仅因为赤水河的名字本身就有红色的含义，更因为她还是一条红色的革命之河，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留下了不朽的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黔北，出其不意地攻占重镇遵义，并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处理自身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这一重大的思想转折和路线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但当时中央红军所处的军事环境，依然十分严峻，三万多红军仍然处在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危难之际，刚刚重掌军权的毛泽东同志，以敏锐的洞察力随机应变，顺势而动，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调动滇军，穿梭于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中，而后又进抵

昆明、调虎离山，巧渡金沙江，最终成功地跳出了重重围困，在军事上挽救了党和红军，使党、使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成就了赤水河为英雄河的美名。

另一种色彩是白色。这种白色不是正常意义上的白色，其实是透明澄净的“白酒”的白。赤水河是一条飘香四溢的美酒之河，这里孕育了一大批中国和世界知名的白酒（蒸馏酒）品牌，据统计，中国60%以上的顶尖级白酒厂家都处在赤水河流域和周边的遵义、泸州等地区。在赤水河沿岸，更是不出百里，必有好酒，正所谓“人到赤水河岸走，酒香扑鼻使人醉”。上游仁怀市被誉为“中国酒都”，茅台镇的国酒茅台自不必说，早就有“风来隔壁千家醉，雨过开瓶十里香”美誉；沿河而下，习水县的习水大曲（今习酒）、古蔺县的郎酒、赤水市的赤水老窖、泸州市的泸州老窖等等，也都是闻名遐迩。民间有谚语道“上游是茅



矗立在赤水市元厚镇的红军“四渡赤水”第一渡——元厚渡口纪念碑



篆刻在赤水河畔的巨幅摩崖——“美酒河”

台,下游望泸州;船到二郎滩,又该喝习酒/郎酒”。除了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名酒之外,近些年又在赤水河流域涌现出了小糊涂仙、酒中酒、怀酒、茅台醇等一批后起之秀,他们靠着赤水河的恩赐,正逐渐成为驰名中外的白酒新品牌。

这种红色和白色,也曾有过亲密的接触。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红军“四渡赤水”中的第三渡就是在茅台镇,当年红军在这里驻扎期间,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深得群众拥护,老百姓们也纷纷送上自家酿造的陈年美酒犒劳红军。由于药品不足,无数红军战士都曾经使用过地道的茅台酒擦脚疗伤、缓解疲劳,大大缓解了战士们的疲惫和病痛,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就这样,红色的红军和白色的白酒在茅台镇有了完美的结合,留给无数红军战士美好的回忆。红军总司令朱德元帅甚至曾说:“红军长征胜利,也有茅台酒的一份功劳。”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和大多数人一样,红与白也是我对赤水河最初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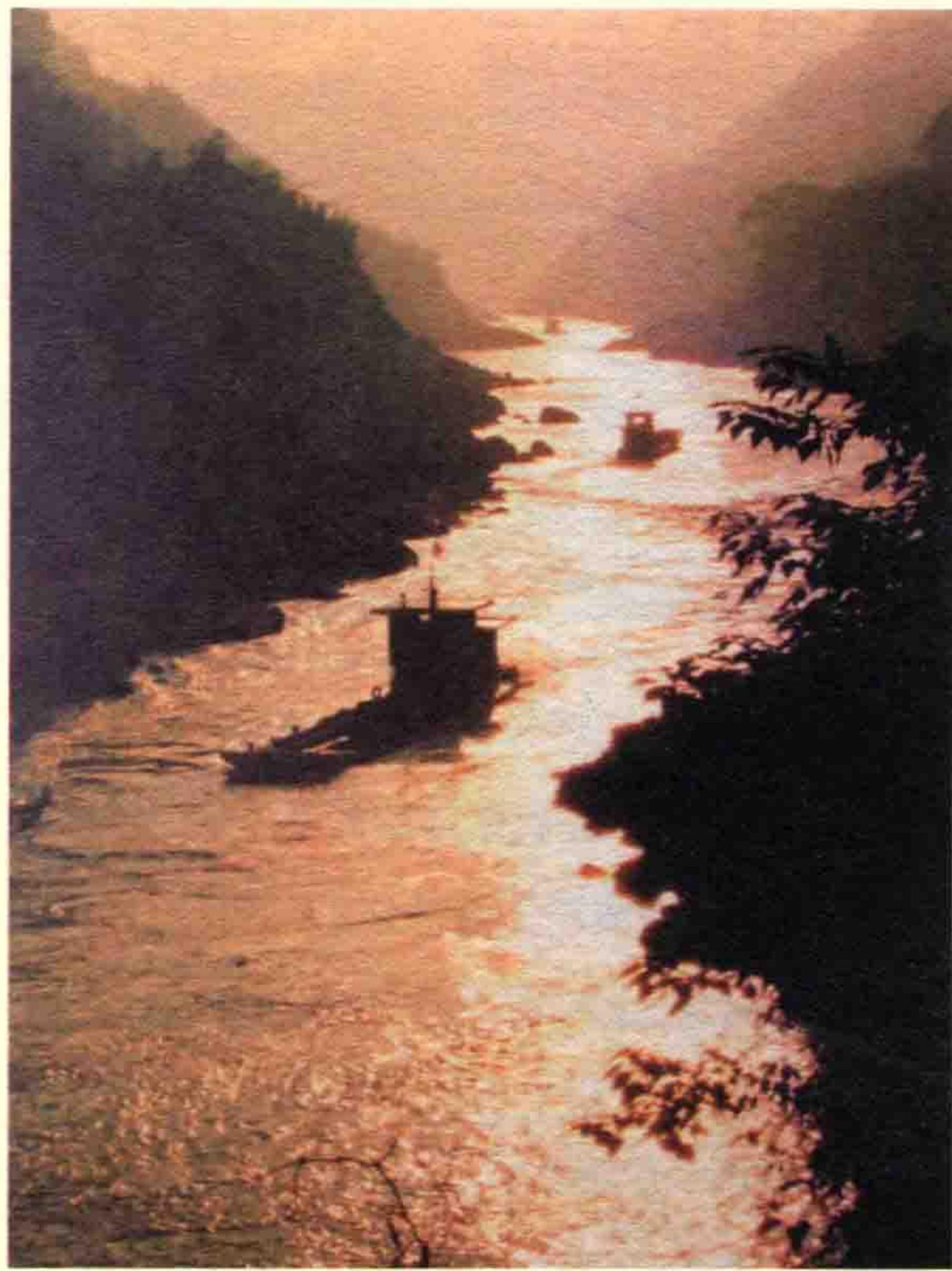
但伴随着2009年的一次考古调查,我开始对赤水河有了更深的了解,她不只是红白相间的,她更是色彩斑斓的。悠悠赤水河,上下千万年,行走在赤水河上,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英雄的赞歌、美酒的神奇,更能感受到那历史的沧桑与厚重。那无处不在的红花绿草,那鬼斧神工的丹霞奇观,那气势磅礴的壮美飞瀑,那漫山遍野的翠绿楠竹,都点缀着这里的山山水水,那分明是在向我们昭示,这是一条色彩斑斓的生命之河。

三省交界母亲河

2009年4月初的一天，我从黔西南州的北盘江畔匆匆忙忙地赶回贵阳休整。享受一下和风丽日、鸟语花香、踏青休闲的好天气。我期待着能有几天的放松与休闲，不想，第二天，就接到了迅即前往赤水河流域调查的任务，真可以说得上是兵不卸甲，马不下鞍。由于仁怀至赤水高速公路即将开工建设，我们必须马上出发，给建设部门提供准确的文物信息，避免在施工过程中对文物造成不必要的破坏。

考古调查，首先需要了解调查区域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历史沿革，特别是以往发现了哪些文物古迹、他们又都分布在什么地方，并对当地古代遗存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确定调查的重点区域和内容，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为此，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不得不抓紧时间，夜以继日地查阅了有关赤水河流域历史、文化、民族、民俗、地质、地理等方面的资料，同时也细细地梳理了赤水河流域历年来的考古发现情况，算是对赤水河有了初步的了解。

赤水河，是我国西南地区一条颇有名望的大河，她流淌在美丽而神秘的西南腹地，广袤而多山的云贵高原和川南盆地。赤水河的源头在云南省镇雄县，起初她的水量还非常小，只能在乌蒙山区里无奈地顺着地势打转转。在这里，她的名字叫鱼洞河，听起来一点都不够霸气。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梯子岩后，随着诸多支流的依次汇入，她的水量开始逐渐增大，也才有了新的名字——毕数



现代赤水河上依然繁忙的水路运输

河。而她最为人熟知的名字——赤水河，则是到了贵州省毕节市的赤水河镇后才开始叫起来的。由于整体地势西高东低、山势陡峭，赤水河一路咆哮着向东流去，湍急的水流愤怒地拍打着两岸紫红色的砂石和土壤，水色也被染成了红色。到了贵州省仁怀市的茅台镇后，横亘南北的大娄山脉阻挡了赤水河东去的道路，她无奈地选择了折向西北去，在乌蒙山和大娄山的夹缝中蜿蜒蛰伏。面对大山的羁绊，她在默默地积蓄力量，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了桐梓河、古蔺河等较大的支流，一步步的壮大着自己的力量。当然，在崇山峻岭中蛰伏终究是件令人不悦的事情，她也经常会以一泻千里的气势来抒发自己的愤怒。进入赤水市复兴场后，她终于冲破了群山的阻挠，进入四川盆地边缘的丘陵地带，河谷逐渐开阔，水势趋于平缓，赤水河也真正有了大河的气度，变得平和与内敛了许多。随后，她又在四川省合江县三角嘴与另外一条大支流习水河相汇，携手北去，最后在合江县城南关注入我国第一大河——长江。

赤水河主河全长444.5公里，流经云南、贵州、四川3省13个市县，其中干流流经云南省镇雄、威信，贵州省毕节、金沙、仁怀、习水、赤水，四川省叙永县、古蔺县、合江县等市县。支流旁及四川的江津，贵州的遵义、桐梓等县，总流域面积

达20440平方公里，其中云南占9.33%，贵州占57.43%，四川占33.24%，显而易见，贵州省是赤水河流经的最主要地区。赤水河，是川、滇、黔三省交界区域人民的母亲河，她滋养了这片广袤的土地，提供给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产生了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世世代代的人们享用着它的赐予，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灿烂而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便利的航运条件，丰富的矿产资源，独特的民族风情，众多的特色美食。即便是在当今公路运输极其便利的情况下，赤水河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许多物资依然通过赤水河的水路运输着，服务于当代的人们。

古今名源赤水河

现在的赤水河，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称谓。据考证，她大致经历了“鳛部水”—“大涉水”—“安乐水”—“赤虺河”—“赤水河”等名称的演变，这些名称有的包括了现在的整个赤水河，有的可能仅仅指的是现在赤水河的某一段。

目前所知，赤水河有文献可考的最早名称是“鳛部水”。早在汉代，中国古代著名地理学家桑钦，就曾写了一本名叫《水经》的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全国范围内河川水系的专著，虽然全书只有1万多字的篇幅，却记载了中国南北137条大江大河的水文地理情况，其中就包括“鳛部水”。关于“鳛部水”的位置，他记载说：江水“又过符县北邪。东南鳛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大意是说，长江在符县（今四川省合江县）向北流去，符县东南方向有一条鳛部水，在符县东北注入长江。虽然只有短短几十个字，但可以说是“字字千钧”，因为按照桑钦记载“鳛部水”的地理位置来看，与现在的赤水河是一致的，从合江由南向北注入长江的大河，只有赤水河。有人推测说“鳛部水”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她流经了商周和秦汉时期西南夷君长之一的“鳛部”。作为一个从事史前的考古人，我对贵州商周和秦汉时期的历史却所知有限，并没有多少发言权，所以不敢妄加评判。但从常识判断，总还是觉得如果真的存在“鳛部”，那么“鳛部水”必然是与“鳛部”有关的。

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在他编撰的史学巨著《汉书》中，曾经记载说西南地区有一条“大涉水”，他写道：“……大涉水，北至符入江，过郡三，行

八百四十里。”大意是说，大涉水长840（华）里，前后流经三个郡，由南向北在符县汇入长江。这与桑钦记载“鳛部水”的情况多有吻合，而在符县由南向北注入长江，长达800余（华）里的河流，也只有现在的赤水河，所以说，班固在东汉时期记载的“大涉水”，指的也是赤水河。“大涉水”在晋代以后，被改称为“安乐水”，这在古文献中是有明确记载的，所以它也指的是赤水河。但至于为什么叫“大涉水”，又为什么要改名“安乐水”，古文献里都没说，历代文人在考证时，也都没能搞清楚这两个名称的来源，只好无奈地发出了“不知何所据”的感叹。

“赤虺河”的名称，最迟到了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奉旨率军征讨南诏，在征讨的檄文中，他提到了“赤虺河”，这也是“赤虺河”首次见于目前所知的官方文献。赤者，浑红也，赤水河流经的区域，沿岸红色砂岩和紫红色土壤极为发育，因此可想而知，其赤色的特点是十分醒目的；尤其是到了夏秋时节，每当雨水较多时，便会大量冲刷两岸的紫红色土壤入河，使河水显得愈加黄赤；虺者，蛇也，古代文献中多解释为一种令人生畏的毒蛇或毒虫，“浑赤的河水中处处有毒蛇出没”，听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明代贵州的提学使吴国伦在他的诗作《赤虺河》中更夸张地写道：“万里赤虺河，山深毒物多。遥疑驱象马，直欲捣岷峨。筏趁飞流下，檣穿怒石过。劝君今莫渡，不只为风波。”起初，我也不明白，古人为什么放着“安乐水”这么动听而优雅的名字不用，却用起了“赤虺河”这么令人胆寒却步的名字。用心查看了更多的资料后，才慢慢明白，其实“赤虺河”中的“虺”可能与毒蛇无关，它或许指的是“虺虺”这个词的义项：雷声。这样理解的话，“赤虺河”得名则是因其“河水浑赤，水势滔滔”。

“赤水河”这一名称是在明代才正式出现，直接由“赤虺河”改称而来的。明代初年，中央王朝为了有效地巩固统治，在全国推行卫所制度。卫所既是明代的基本军事组织，又是一种军屯组织；士兵们平时既要垦荒生产，又要加强训练、维护社会秩序，并随时待命准备战斗，颇有些类似于现在生产建设兵团的性